

国元年进。为《礼书》陈祥道者，其兄也。”（重点号为引者所加）

以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此段文字与《宋诗纪事》陈暘小传相对照，可发现厉氏漏录了一“为”字，致使误解为陈暘“建中靖国初，进《礼书》”。而《宋诗纪事》整理标点者未加审核，没有发现这一疏误，以至一误再误。

又，或谓《宋诗纪事》不误，是整理标点本标点不当，只要将小传末段文字标点为：“……建中靖国初，进礼书陈祥道用之，其兄也”即可。诚然，如此标点，比之整理标点本稍胜，至少明确了《礼书》是陈暘兄陈祥道所著所进献。然据本文上面所考，陈祥道进献《礼书》是在元祐中（五年，1090），非建中靖国初（1101）。故即使改作以上标点，仍于史实不符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

《山阳志遗》丁寿徵抄校本题识

于天池

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有关《山阳志遗》的著录有两个疏漏之处。

其一，所谓民国十年（1921）刻《楚州丛书第一集》本，纯系子虚无有。的确，在《楚州丛书第一集》的目录上确实赫然列有《山阳志遗》四卷的目录，但实际上仅有目而无书。因为编纂者冒广生在目录后说得明明白白：“庚申秋，广生自润州移榷淮上，先成是目。召梓人十人于榷舍励精堂次第开雕。辛酉冬，丁先太夫人艰，弃官归。写定之本携返润州续刻竣事。未写定者，

淮安志局出费刻完。计《节孝先生集》、《山阳志遗》二书为志局出费；《二箫文集》为其姪孙女婿沈君宝昌出费。余皆广生捐廉刻成，以版度淮安湖心寺。分别记之，不敢掠人之美。异日由二集，三集，以至无穷。是在淮之君子及官于淮者至室余生。他皆幻灭，独此不无拳拳也。”根据冒广生的说明，可知所谓《楚州丛书第一集》本的《山阳志遗》实际即淮安书局刻本的《山阳志遗》，二者是同一书。

其二，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在著录抄本时首列清咸丰七年（1857）段氏抄本，这并不符合实际。所列其它抄本，笔者未见，不敢妄下断语，但笔者所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《山阳志遗》丁寿徵抄本，即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“北师大（有批校）”者（以下简称北师大藏本），在咸丰七年前即已存在。

北师大藏本四卷四册，十行二十一字，无直格。卷一封面题：“道光戊申季春里人丁寿徵二次借校，改订讹字十余处。”道光戊申为1848年，距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提前了十一年。而此本抄写的年代当更早。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在抄本藏书单位北师大标识下曾加括弧注“有批校”，但不知为何反置于段氏抄本之后。

丁寿徵《山阳志遗》抄校本有两个特点，一是校者是两人，丁寿徵道光年间的校记用的是红笔，而同治年间李锡恩的校记用的是墨笔。二是此抄本保持了原稿本的本来面貌。比如通行的淮安志局刊本凡吴进及无名氏的题跋批语，都低一格排印，而抄校本则写在天头上，表明原稿上是眉批。

与通行的淮安志局本相对勘，北师大藏丁氏抄校本在文献校勘上价值非常值得重视。首先，丁寿徵二次借校改订讹字十余处，李锡恩再三详校又改正了讹字几十处。

如卷一“郡志陵墓卷内不载楚元王墓”条中“又《文选》有

傅季友为宋公修楚元王墓墩，注云在彭城”。淮安志局本和抄本均将“墩”写作“教”。李锡恩按：“墩误作教”。显然李校正确。

再比如，卷三“闾左汾云读韦应物《寄淮上綦母三诗》云”条，淮安志局本抄本均将“母”写作“母”。李锡恩校曰：“母，唐诗人綦母，复姓，母作母，非。”

卷三“《一统志》淮安名宦首列汉汲黯”条中“考黯但为淮阳守，汉之淮阳乃今河南陈州，与淮阴无涉”。淮安志局本及抄本“淮安”均作“淮阴”，丁寿徵按：“淮阴当作‘淮安’”。

卷四“吾乡在宋季叠遭兵燹”条中，“予尝讽诵全稿，觉七古尤为擅场，才气豪迈，声调畅适”。淮安志局本错二字，一将“擅”作“壇”，一将“畅适”作“调适”。抄本“擅”字无误，但“声调畅适”亦误为“声调调适”。李锡恩校记云：“畅适，误作调适”。

其次是，丁寿徵抄校本较之通行的淮安志局本多出一些佚文。

如卷三，淮安志局本结束于“黄之翰字大宗，副使兰谿先生仲子也”条。而丁寿徵抄校本在其后又多出一条：“吴扬祖名觀光，山阳人（康熙辛卯副榜癸巳礼元），□□年选广东惠州府和平县。乾隆二十一年。余由龙川兼署和平，见署门碑石系载先生清政。其惠泽及人，至今犹有传云者。清河小史记。”

卷四“《续文献通考》载宋淮安人刘燹幼从胡瑗学”条，淮安志局本在“俟之藏书家博访之”后结束。而抄校本则多出二段文字，一段文字是：“朱竹垞《经义考》载刘燹注有《周易注》一书，董真卿曰：‘燹字执中，福州人，安定间人也。’又蒋《通考》盖误以怀安为淮安也，当去此条。”另一段文字是：“安定先生为楚州教授，徐节孝先生从学，后楚州改淮安，则刘燹为淮安人，从安定学。《续文献通考》恐未误也。此条似当存之。吴揖

堂跋。”前一段文字紧接在“《续文献通考》载宋淮安人刘夔幼从胡瑗学”之后，为双行小字，估计是吴玉搢后加的小注，而后一段文字为眉批，是吴揖堂的跋文。

又卷四“张力臣先生昭陵六马图辨”条，淮安志局本最后的句子是“附书于末，以待识者教之。癸酉午日”。而抄校本则为“附书于末，以待识者教我。癸酉端午日，淮阴张骀力臣撰。”显然抄校本多出的字是淮安志局本脱落的。

尤其值得珍视的是，抄校者李锡恩、丁寿徵还根据自己的见闻补充订正了《山阳志遗》之误。

如卷三“张致中先生字性符”条，记载张致中“子弢、弧、穀皆有名。弢尤著，字力臣，通经博古，世其家学。沧桑后，弃诸生服，究一心六书之学，尤酷金石文字……”云。李锡恩则批驳说：“按《历案书》王力臣（应为张力臣，此为锡恩笔误）以顺治辛卯入学，沧桑时力臣尚安得云弃诸生服也？据今志书所载，力臣以南巡召试，授中部令。山夫先生与修志书，前力臣未拜官，可明辨之。至谓力臣为明诸生，本朝削籍，则失考之甚矣。”

又卷三“阎牛叟先生讳修龄，字再彭”条记载阎牛叟“甲申以后，遂落诸生籍，与同里张虞山、靳茶坡结世外交……”云。李锡恩批驳说：“按志书列先生名于岁贡内，先生乙亥年入学，至甲申方十年。即令饬甚早，不能七八年便出贡。似当时未落诸生籍也。《历案书》系抄本，载乙酉落诸生籍者十一人，三吴、三张、二方、一扬，一郭，一岳，先生不与。不知山夫别有据否？至谓张力臣并诸生则修误之至。”

卷四“吴珊字嵩三，明聊城令秉之孙”条记载吴珊为涇阳先生安邦之季子，与兄瓌、璜同为明季诸生。甲申除夕，涇阳先生召诸子谓之曰：‘汝辈知陶靖节乎？’三子默喻其意。明年，学使至，皆闭户不就试。遂兄弟同日削诸生籍”并有小注说：“是

日除名八人，吴氏之外，为郭允观，张璵若三子，见胡天放《郭海日传》。”而李锡恩则批驳说：“按顺治乙酉陈名昌言，宗师临淮吾邑，弃诸生者十一人：张我襄、张璵若、郭允观、方能权、扬士鼎、方可权、吴璜、岳麓、吴瑰、吴珊、张养重。”按：李锡恩与吴玉搢为同乡，所据《历案书》虽然为抄本，但指示明白，有案可稽；而所据乡前辈的话也言之凿凿，非同向壁虚造。他的话是可信的。因此丁寿徵抄校本对于修正《山阳志遗》记载的失误，意义是很大的。

关于丁寿徵抄校本《山阳志遗》与一般通行的淮安志局本的差异，笔者还仅是粗略地校阅一过，便发现如许不同之处。相信仔细校阅之后，所见当更多，总之，北京师范大学馆藏的丁寿徵抄校本《山阳志遗》在诸多的抄本中是较早而颇具文献校勘价值的善本，应该引起足够的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